

跃进小囊刊(十)

毛主席指示我們 过 草 地

“新观察”编辑部編



目 次

毛主席指示我們过草地.....	楊成武 (1)
毛主席在西柏坡的时候.....	閻 濤 (10)
田間一堂課	李儒林 刘瑞彬 (18)
大茅山上訪亲人.....	方志純 (23)
最后一次列車.....	董 夫 (31)
少手沒脚的人.....	刘正明 (39)
窑洞保卫战.....	双 魚 (47)
有二次生命.....	肖 照 (61)

毛主席指示我們过草地

楊成武

1935年8月，长征的紅軍征服了雪山后，在毛兒盖、波羅子一帶集結待命，前面就是縱橫數百里、神秘莫測、人烟絕迹的水草地。

17日清晨，師首長叫我和團長王開湘同志到軍團部接受任務。林彪軍團長一見到我們就對我們說：“中央決定北上過草地，軍團命令你們團為過草地先頭團。為了加強你們團的力量，軍委決定把四方面軍的294團編給你們，你們立即到毛兒盖同294團合編，並進行過草地的准备工作。”他以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視着我們繼續說道：“這個任務是艱巨的，前幾天六團曾先行過草地，因絕糧和遇到反動騎兵的襲擊被迫折回。”他向北方凝視一會後，果斷地說：“不管草地有多大困難，我們必須走過去，這是執行黨中央北上抗日決定的很重要的步驟，毛主席很關心這一行動，要親自給你們先頭團交代任務。”接着他面對着我說：“你先到毛兒盖去接受主席的指示，開湘同志領着部隊隨後出發。希望你們遵照主席的指示，想盡辦法，克服困難，堅決完成這一光榮的任務。”我們剛走出他的房間，他又把我叫回去囑咐我：“最近周副

主席病的很厉害，接受了主席的指示，一定要去看看周副主席。”

我带着骑兵侦察员从波罗子附近飞奔毛儿盖。十数匹快马象一股疾风，忽而飞上高坡，忽儿驰下山谷，在山势起伏的高原上，扬起阵阵烟尘。由于急于听取主席的指示，我还是嫌马儿跑的太慢，“心急马行迟”这一说法的含义，此刻领会得特别深刻。

到得毛儿盖，直趋毛主席的住处，见到了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同志，他立即带我去见主席。我边走边打量这个住处：这是藏族居民用木头架起来的普通房子，分上、下两层，原来底层是关牲口的，楼上面住人。上得小木梯，踏上楼板时，邓发同志朝里一指：“毛主席就住在里面。”当面接受主席的指示，还是第一次，心头不禁有些激动。

主席看见我们进来，立即同我握手，叫我坐下，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亲切地对我说：

“你来了，很好！这次你们四团还是先头团。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

接着，主席以坚定洪亮的声调继续说道：“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现在，胡宗南在松潘地区之漳腊、龙虎关、包座一带集结了四个师；东面之川军已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占领了岷江西岸的则古脑；追击之敌刘文辉部已占领

懋功，并向撫邊前進；薛岳、周渾沅部則集結于雅州。如果我們掉頭南下就是逃跑，就會斷送革命。”稍停，他用右手有力地向前一揮：“我們只有前進。敵人判斷我們會東出四川，不敢冒險走橫跨草地，北出陝、甘的這一着棋。但是，敵人是永遠摸不到我們的底的，我們偏要走敵人認為不敢走的道路。”

主席詳細地告訴我過草地可能遇到的困難，具體指示我們解決困難的辦法以後，強調地指出：“克服困難最根本的方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難向同志們講清楚，把中央為什麼決定要過草地北上抗日的目的、道理向同志們講清楚。只要同志們明確了這些，我相信沒有什麼困難能擋得住紅軍指戰員的。”

以後，主席詢問部队的思想情況和過草地的物質準備工作情況。

我向主席報告說，部队的情緒很高，大家一致堅決擁護中央過草地北上抗日的決定，只要中央、主席一下命令，我們就堅決向草地進軍。我們早就有過草地的思想準備，省吃儉用存下了一些糧食，沿途採摘些野菜，估計可以捱過草地。只是衣服尚成問題，每人只有兩套單衣，恐怕抵禦不了草地的嚴寒。

“要盡量想辦法多準備些糧食和衣服，保證部队不致餓死、凍死。”主席懇切地、著重地囑咐我這兩句話，然後問我是否已找到嚮導。

我說已有一個六十多歲的通司（翻譯）作嚮導，我們

已准备了八个同志用担架抬着他为我们带路。

“要告诉抬担架的同志抬稳当些，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好少数民族。”主席沉思片刻后继续说道：“一个向导解决不了大部队行军的问题，你们必须多做些‘由此前进’的并附有箭头的路标，让先头部队带着，每遇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靠，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前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毛主席以很严肃的口吻对我说，“四方面军的294团已编入你团，你们必须搞好团结。团结是党的力量的源泉，你们搞好了整编后的团结，就是一、四方面军亲密团结的标志。”

最后主席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我们一定遵照主席的指示去做，有困难我们依靠大家想办法解决。主席说很好，并叫我到徐向前总指挥处去接受具体的指示。我向主席敬过礼后立即到徐总指挥处接受指示。

从徐向前总指挥处接受指示后，赶紧去看周副主席，因医生禁止探望，只见到邓颖超同志。她详细地告诉我周副主席的病况，并要我转告同志们不用惦念。当时药物奇缺，粮食极度困难，眼看就要向草地进军，周副主席的病，委实叫我们耽心！我们多么希望他快点恢复健康啊！

离开邓颖超同志时，已近黄昏，我再返回主席住处看是否还有指示。邓发同志问我吃饭没有，经他一问，这才想起今天还没有吃过东西，又想还要走几十里才能回到

我們团部新的駐地，我便說还没有吃飯。邓发同志从主席房內出来时，手中端着一个盘子，里面盛着六个小鷄蛋般大的青稞面饅头，对我說：“主席說，你一天沒吃飯，还要赶几十里夜路，叫我把他的晚飯給你吃，吃饱了好回去做工作。”我一听說是主席的晚飯，不知如何是好。这时，粮食十分缺乏，部队都勒紧褲带，把数得出的一点粮食省下来，准备作过草地之用。邓发同志找不到飯給我吃才告訴主席，主席才叫他把自己的晚飯端給我吃。我久久地望着土盘子里六个烏黑黑的小鷄蛋般大的青稞面饅头，心里在想：主席一頓飯才吃这么一点东西，本来就不飽，如果我再把它吃了，那主席就要餓肚子。想到这里，我真后悔不該說沒有吃飯，并决心不吃；但又一轉念：不吃，主席是不高兴的，只好細細咀嚼地吃了两个。邓发同志还要我吃，我坚决謝絕。这时，主席从房子里出来，笑呵呵地对我說：“怎么不吃了？不吃飽不好工作啊！”我只說：“我吃饱了。”主席以慈爱的眼光看了我一会后，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說：“好吧，沒有別的事情了，望你們完成任务。”我向主席和邓发同志敬过礼后，离开了主席的住处。

在回团部新駐地的路上，毛主席亲切明确的指示和林彪軍团长的指示，不断地在我耳边回响着。草地艰难困苦的情景象一幅图画展示在我的眼前。是的，过草地是向神秘的大自然挑战，要把鳥飞不过，野兽走不过的沼泽之邦征服；要同风雨、冰雪、飢餓搏斗；要粉碎反动騎兵的袭击；許多想象不到的困难在等待着我們。但是当我

一想起主席“你們必須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軍路綫来”的指示，就感到我們肩負的任务无上光荣，只觉得眼前明亮无比，渾身是劲。草地任何困难是挡不住我們紅軍前进的。讓階級敌人再次領略无产階級武装部队“硬骨头”的英雄本色吧！

我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深入地进行了草地的政治动员。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銘刻在每一个同志的心里，整編工作也进行的很順利。四方面軍張仁初同志率領的294团編为我团二营，他們把本来不多的粮食、衣服抽出来分給各营，大家表示要以高度的階級友爱和鋼鉄般的团結去战胜过草地的困难。

21日清晨，我們紅四团，肩負着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和軍团首长的命令，开始向草地进军。

草地的情景真使人惊心动魄！举目一望，是渺无尽头的长草，在长草上面籠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霧，不辨东南西北。底下河沟交錯，积水泛滥，水呈淤黑色，散发出腐臭的气息。在这广闊无边的澤国里，簡直看不見路的影迹。我們只能跟着“通司”的担架，艰难地前进。每走一步心头都紧张万分。因在脚下的并不是路，而是草茎和腐草积成的“泥潭”，人踩其上，軟軟綿綿，上下晃劲，用力过猛则会直陷而下，拔不出腿，只能依着“通司”指出的草根較密的地方，一个跟着一个的走。

第一天我們就遭到暴风雨的冲击，河水泛滥，曾一度挡住了去路，黄昏后只得在一个稍高的小山上渡过了第

一个漫长的夜晚。

越往草地的心脏走，困难越是严重。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夜晚的严寒，更是使人难耐。我們只能找块较为干涸的地方围成一群，背靠背地取暖，但风雨一来，单衣湿透，浑身哆嗦，只能在风雨中站着急切地盼天快亮。

残酷的大自然的折磨和饥饿的煎熬，使得好些身体弱的同志感到两腿软瘫无力，举不起步。这时，身体较强的同志就搀扶着他們走，把自己的粮食讓給他們吃，希望他們增加一些力气，走过草地。团首长的乘馬和所有的牲口都抽出来組成收容队，輪流馱送病員。虽經我們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但还是有不少同志倒下了。每当我们熬过一个夜晚，离开宿营地繼續前进时，有的战友就长眠在我們共同躺过的营地上。在这些光荣牺牲的同志中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小宣传員郑金煜同志，他是江西石城人，团部党支部的青年委員，只有十七岁，是一个十分惹人喜欢的“小鬼”。

那是进军草地的第四天，郑金煜同志就一步也不能动了。他对同志們說：“我在政治上象块鋼铁，但我的腿不管用，我要掉队了！我多么舍不得你們啊！”我命令我的飼养員老謝，把乘馬給金煜騎，保証把他馱过草地。我告訴警卫員小白和老謝把我們的干粮勻出分給他多吃。后来，他衰弱得連腰也支不起来，馬也不能騎了，我們就用背包在他身子前后支撑起来，并用繩子把他綁在馬背上，

叫一些同志輪流扶着他走。到第五日中午，忽然后面傳話上來：“鄭金煜同志要政治委員等他一下，他有話同政治委員說。”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站在路旁等着他來。我老遠就望見老謝牽着牲口，步伐沉重地走來，到得跟前一看，鄭金煜同志已面如白蜡，双目緊閉。他聽見我的聲音，強睜開眼睛，以激動得發抖的聲音斷續地對我說：

“政治委員，我不行了，感謝你對我的照顧。我知道黨的路綫一定會勝利！革命一定會勝利！政治委員，我確實不行了，我看不到勝利那一天了。”說到這裡他的眼淚奪眶而出，站在我身邊的警衛員和飼養員也泣不成聲，從我旁邊走過的隊伍，一個個圍攏過來，走後還回過頭來，默然注視着馬背上的戰友，臉頰上都挂着成串的晶瑩淚珠，但他們仍然堅定地向着北方邁進。

經過一陣急喘後，鄭金煜同志又微弱地但堅定地說：“政治委員，希望黨的路綫勝利，革命快勝利，勝利後如可能請告訴我的家裡說，我是為了黨的正確的路綫，為了革命的勝利犧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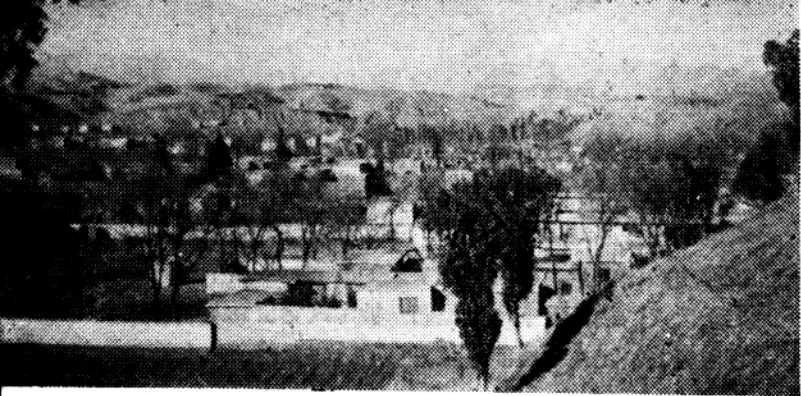
這時，我壓住心頭的沉痛，安慰他：“鄭金煜同志，你一定能走過草地，同志們一定幫助你走過草地。”隨即叫警衛員把水壺交給老謝，交代老謝給他喝並好好照料他，無論如何要把他送出草地。然後我趕回到團部的行軍位置。下午，這個優秀的共產黨員，就在風雪交加的草地上，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草地，這殘酷无情的草地，奪去了我們多少戰友可貴

的生命，因為他們長時間地受嚴寒和飢餓的折磨，而把全身的每一分熱，每一分力氣都消耗盡了。他們在死前的瞬間還非常清醒，還念念不忘革命，還希望在北上抗日的征途中多跨一步。我們這些親愛的戰友，雖然不是直接死於敵人的槍彈之下，但他們是被國民黨反動派要把紅軍困死、餓死在草地的毒辣陰謀所迫害死的。這血海深仇，我們必須牢牢記住！

全國解放後，我還沒有找到鄭金煜同志的雙親，還沒有完成他對我的囑托，但是全國六億的親人，永遠不會忘記長征中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的優秀兒女。

經過六天的艱難鬥爭，我們終於沒有辜負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堅決執行了軍團首長的命令，從茫茫的草地上踏開了一條前進的道路，至26日勝利地到达了草地盡頭的班佑，在那里擔任了兩天警戒，緊張地構築工事，準備迎擊敵人的騎兵。軍團林、聶首長帶着軍團的主力來了，我們又接受了軍團和師首長的新的命令，立即離開班佑，向天險腊子口前進。



这是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毛主席住过的地方。

毛主席在西柏坡的时候

閻 涛

山坡上，长满了松柏；山腰，有一条新开的水渠，渠边的两行桃杏，已经开放出红白的花朵。山脚下，一排白色的房壁，隐住那些土色的旧坯房；村前，一片绿色的田野上，有如穿梭一样的人群，正在紧张地进行生产。只听得隆隆粪车响，嗒嗒车水声……这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曾经住过的小村庄——河北建屏西柏坡。

这里也是我的故乡。我下放到这里进行劳动锻炼。有一天，我和几个老社员在捣粪、上车的时候，突然肚子痛起来，大伯伯见我蹲下来手抱着肚子，就说：“肚子痛吗？你等着……”他说着就跑回家里，拿着个小瓶子来了。

“这瓶藥在柜子里放了整整十年了，我一直沒有舍得用。”他拿着藥瓶告訴大家說。“那年，俺鬧过一次肚子痛，痛的死去活来的时候，毛主席知道啦，他老人家立时就亲自送来了这瓶藥。嗨，别提多灵驗！吃上还没有吸两鍋烟的工夫就不痛了。剩下的这些我就好好地放起来，沒舍得用。是毛主席送給咱的东西呀！”他說着將藥瓶遞給了我：“吃上試試吧，灵驗得很呢！”

从大伯伯手里接过藥，放在我自己的手上，眼看着这瓶藥，不禁想到了我們亲爱的毛主席，想到了党中央住在我們村子上的时候。……

那是在1948年春天，駐在我們村子里的八路軍刚刚調走以后，有几位身着灰色粗布軍装的同志，来到了我家。我与大伯伯給他們烧水的时候，得知是打陕北要搬来一个“工校”（当时中共中央的代号）。大伯伯一听說是打延安那边来的，就一个劲的打听毛主席。后来經这几位同志說明“就是毛主席要来”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大伯伯那个高兴劲兒！

我們这个小村过去是个穷村子，沒有个象样的房子，有几間稍稍好一点的，也叫鬼子給烧掉了。因此，大伯伯征得了那几位同志的同意后，就把我們全家人搬到叔叔家，騰出这几間讓給毛主席。房頂有点漏，墙壁上的泥皮也掉下来了。在我們把瓮瓮缸缸、盆盆罐罐拾掇出来以后，大伯伯告訴我：

“你帮我鏟泥，咱把这房子抹一抹。毛主席就要来了

呀！”說着，他指了指隔壁剛剛住上的幾個同志：“已經來了不少同志啦。”

在抹牆壁的時候，有個同志笑嘻嘻的走過來，十分和藹的對大伯伯說：“房子不漏水就可以，別這樣費力修補了。”

大伯伯也笑着說：“看你这同志！這破房子不補抹，怎么好讓咱主席住呢？”

“老乡們能住，毛主席也能住。”那位同志認真地說。

“你知道毛主席几時來？”大伯伯問。

“就要來了。”這位同志一面說着，一面從大伯伯手里要過泥抹簍。那幾年住在我家的八路軍同志，常常幫助我們做活，因此大伯伯毫不推辭地把活兒讓給了他，趁这么一个空子蹲下來吸煙。

這位同志的身材比大伯伯要高大多，大伯伯踩着板凳才够得着要抹的地方，他就不用。只是他對於這泥水活兒不怎么熟練，不時把泥團掉下地來，因此不得不拾起來把泥摔到牆上，然後再去抹。這樣一來，濺得他混身滿臉都有泥點子。幸亏他穿的不是什么好衣服，雖然說是制服，可也是咱老百姓穿的粗棉布，而且已經很舊了。

大伯伯吸完一鍋煙后，站起來半開玩笑地說：“你干的不好，還是交給我吧。”

“我干的不好，正要向你學一學呀。”他堅持着干下去。大伯伯只得另拿一把泥抹。他們兩人抹，我一人簍泥。

右图：1948—1949毛主席工作的地方，右边两间是办公室，左边一间是卧室。

下图：1948—1949中央军委作战室，在这里指挥了辽沈、淮海和平津张等战役。



干完，我们休息下来的时候，大伯伯问：

“毛主席到底在几时才来呢？”

“已经来了啊。”

“在哪里？”

“我……”

“啊呀！我怎么会没有想到，我怎么让……”大伯伯眼瞅着这位身材高大、面貌慈祥的同志，好大一会才说出了这么一句。随即扑上来握住了主席的手。握着、握着，眼里热辣辣地流出了眼泪。

毛主席问了我“多大年纪、在哪里读书”以后，又和大伯伯说起来，一直说了很长的时间，当时，由于我心里过

分的激动和高兴，沒有把毛主席說的話都听到耳朵里，只听见他們在說我們家里的情况和村子里的互助組。他們在談着，我心里却在想：大伯伯这人太粗心了，万万不該讓毛主席替咱做活，再說，見了毛主席應該高兴，却为什么要流泪呢。

这一年夏天，麦子黄梢、开镰收割的时候，中央机关的同志，拿着镰刀集中在这个打麦場上。我們各个互助組里都去了一个人，帶領着他們分头下地。

紅暴暴的日头，頂在头上，割下来的麦子，过不了吃頓飯的工夫就晒干了。擦汗的手巾全湿透了，就擰一擰再擦。天气这样炎热，割麦的人們仍然是一面割，一面說笑：

“岸英，你常天和我們做活，怎么不去上学念書呢？”大伯伯可能是想到毛主席亲生的孩子不該这样常天劳动不去讀書，所以才这样問。

“我正在上学学习呀！”毛岸英同志擦一把头上的汗回答。

“你上的什么学？”

“农业大学。”

“在哪里？”

“就在这里。”

“怎么我没看見？”

“你还是我的老师呢，怎么会沒看見？”

大家楞了一下子，都哈哈大笑了。

“象你那么說，俺們也是大学生啦！”青年小伙子們插上了嘴。

“毛主席就讓你上这个大学嗎？”另一个青年說。

“你說对啦，就是主席——爸爸叫我上的。你說这个大学不好嗎？”

“趁早別上啦！”

“开始我也認為这个‘大学’没有什么，上了以后，才体会到它有很大好处呢！”

“这几天我們沒有看見毛主席，他还是整夜整夜的工作嗎？怎么也不出来休息会兒？”

“你看，那不是他們来了嗎？”岸英向远处麦田旁边的一条小道上指了指。

大家頓時停下了手，直起腰来一齐朝他指着的地方看，只見手提鐮刀走向麦田来的，就是我們伟大的領袖：毛主席、朱总司令……

阳光仍然火一样的热，鐮刀繼續唰啦、唰啦的响。

中秋节来到了，村子上的人們在杀猪宰羊、打月餅、捏餃子，来庆祝这一年的丰收。机关上負責总务的同志，叫大伯伯去帮忙給領袖們打月餅。但是去了不多一会又回来了。他一進門就叹了一口气說：“看起来咱們太有些过分了。党和毛主席領導咱打走鬼子，赶跑頑固軍，咱們一翻身就大吃大喝，比咱領袖們都吃的好，这不是太有些过分了！”

“过八月十五，毛主席和总司令都舍不得吃月餅。管